

官板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十九十

館	書	圖	教
號	號	冊	部
一		一	門
七		六	三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九

蘇軾子瞻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
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
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
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
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
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

明治十七年改



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贊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

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得此觀文勢寬然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此哲宗初立時。公任啓沃之責。借宣公之苦口於德宗者。以感動之也。進宣公奏議。即倣其體。奏進文。正不必艱深其辭。同進劄子者。為呂希哲吳

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連子瞻六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積欠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

宋自市易
青苗諸法
行民無不
欠官物者
舉仁宗英
宗休養生
息之民盡
歸水火耳

安石之罪
其容辭乎

唐書卷之九十九 卷十九
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
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
頓亦化為蕪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
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
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
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
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
以施舍已責為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

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
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
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
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
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
有力之家納賂請賊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
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
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
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
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

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

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呂頊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為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賴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

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

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而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往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追比積欠無益於國，徒病乎民。惟克奸胥囊橐耳，與其滋擾於積欠以後，何如清釐於未欠之時乎。陳盡弊病，傷心慘目。讀至二十餘萬虎狼等語，尤令人六月生寒粟也。

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同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以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

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輒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

唐宗廟文讀本 卷十九
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此二聖聽政時
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
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
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
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雇利害與孫永
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
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
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
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
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

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
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
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與經筵極論黃
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
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
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
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
誣執。其間曖昧。諧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
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腸。則臣為黨
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

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
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
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
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
名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
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
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
轍為臺諫所攻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禍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
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

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
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
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
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行
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
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
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
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
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眾

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取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此太皇太后聽政時方嚮用公公上此狀也歷陳生平禍患之由得盡欲言未幾以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以讒請外知潁州徙揚州召為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自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而公死於遷謫矣篇中雖云乞郡自全而激怒小人處愈甚蓋憤時嫉俗之狀使若輩不能堪也

蘇文忠公集卷之七

人。受。者。所。失。代。
 而。東。方。之。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人。受。者。所。失。代。

狄山論匈奴和親 通英進讀

軾謹按漢制博上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盖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即魏徵對唐太宗意。而痛切言之。宋人講筵。其因事納忠如此。

事出此
 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
 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豈不慎哉
 明皇罷張九齡裴耀卿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喪亂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通英進讀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
 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
 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
 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
 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
 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
 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
 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豈不慎哉

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
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
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
惟此恩何以為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
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
生未為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
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此詩案之獄既興欲置之死而帝獨憐之以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也引咎銜恩字字嗚咽

謝量移汝州表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
祇服訓詞惟知感涕臣軾中謝伏念臣向者名過其
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旋
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
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
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惟悴非人章狂失
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
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
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惘悔許以甄收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
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
忻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
及焦枯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
列尚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此謫黃州後帝欲命成國史而宰相王珪不欲帝
手札移汝州也命寄江湖之上三四行寫謫居之
况比少陵贈鄭廣文詩倍真倍苦

備量計汝州來

到昌化軍謝表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

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龍榮曾無毫髮之

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踣萬里以獨來恩

重命輕咎深責淺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

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

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瘴厲交

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列所云魑魅逢迎於海上寧

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

知所云

公於紹聖時因御史言謫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此到軍後表也地故在儋耳非人所居故篇中寫得氣象愁慘不堪卒讀○徐州謝獎諭表中云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湖州謝上表中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又云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杭州謝上表中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

○杭州謝放罪表中云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謝兼侍讀表中云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以上摘錄見東坡四六真至飛動別於唐人

525

卷十九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

乞常州居住表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中謝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

昔曾植表其憂之仰聖之誠不曰光也尚之者誠也

蘇文忠公集卷十九

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柴。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此下自許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漬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

唐本八家文讀本 卷十九 雜

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
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惟猶有求於
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
來聽候朝旨

此公未至汝州上表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於
此朝奏夕報可宋時君臣間猶有家人父子之誼
焉此表皆直白語不須文采而感動人主自深惟
其情真也體裁開自陸敬輿而公尤擅其勝

對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唐本八家文讀本 卷十九 雜

唐書卷之九十九
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真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克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重。戰。勝。蓋。此。時。所。諫。正。在。兵。出。有。功。之。後。也。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良，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
卷涕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初時事初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與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
卒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源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
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
智好兵之根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隣國羣臣百
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
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為之盱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與仁宗反對使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童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成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與勝而禍人相應今師徒克捷銳氣方

此段以民命之可哀動之

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白傳折臂翁樂府可証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

此段以後
惠慈言揚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
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
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
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
蠢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
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
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

此段以天
心之向背
戒勉之

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
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
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
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
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
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
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
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論之由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

工上誤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無意不到。貞是八。而周此。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楊用修云。古之諫用兵。只說不勝之害。務避害而趨利。此說雖勝。其害猶不可言。况以當今天時人事。觀之。動必不勝。如此立意。便高人一等。張公土。此書以李憲破斬冷雞朴。兵出有功。恐帝注意用兵。故力陳戰勝之禍。以動之也。歷數王韶章。博熊本諸人。原發難之始。而言愷惻。詳明婉轉。深入欲回人主鋼蔽之心。庶幾危言足以動之。

唐書八卷之續本 卷十九 陸

唐書卷之九十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眾人任其蠢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眾人任其蠢

唐書卷之九十一 卷十九 庚

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且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

漢中堂傳非有甚好之
之記師古曰。既。蓋也。其
箇中自皮至。薄者世言
難薄而似著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將官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眾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九 七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十九
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
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詭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
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
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因反者累及本難置辯公於難辯處曲曲解脫見
中傷者多橫被讒謗帝亦不能屢赦也情詞真至
與正如人子哀訴於父母之前與昌黎到潮州任上
表同是一種筆墨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

蘇軾子瞻著 後學沈德潛確士評點

正統論上

正統者何耶名實二字三篇要領却側在名上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
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
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名輕實重一篇主意見有天下者皆當以正統名之若其人之賢不肖則有實在楊堅朱溫不以有天下重文王不以無天下輕也此篇總冒後二篇從此引出

論世代出

天不重文王不以無天不... 夫其人... 夫其人... 夫其人...

正統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 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 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

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耶。聖人得天

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耶。吾將曰。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單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為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

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
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吾。將。曰。舅。則。
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
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
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
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
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
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
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
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

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
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
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
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
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
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
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
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大。義。上。篇。已。明。此。只。就。章。子。說。一。一。辨。駁。以。足。上。
篇。之。旨。也。未。醒。出。名。輕。實。重。意。筆。勢。神。龍。天。矯。不。

可捉摸無一筆不曲無一筆不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至正統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

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
 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
 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
 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
 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
 於晉梁。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
 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
 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
 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
 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

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絕地復生愈曰
 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
 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
 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
 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
 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
 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
 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
 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
 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

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詩。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破之。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此篇專辨霸統。蓋予以霸統正。以寬待亂賊。緣霸之下。不能復有所加也。不如名以正統。而不沒其篡弑之實。乃為兩得。辨折處筆筆有鋒。論愈快。理愈足矣。後世又分出偏統竊統等名。真乃支離其說。不可為訓。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已注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
 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
 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
 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
 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
 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唐宋八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此篇與... 漢唐之季...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 可謂大臣矣... 天下不幸而無... 明君使小人執其權... 當此之時... 天下之忠臣義士... 莫不欲奮臂而擊之... 夫小人者... 必先得於其君... 而自固於天下... 是故法不可擊... 擊之而不勝... 身死其禍止於一身... 擊之而勝... 君臣不相安... 天下必亡... 是以春秋之法... 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 謂之叛... 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 世之君子... 將有志於天下... 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 必先計其後... 而為可居之功... 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 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小人君不誅... 而吾

唐。元。載。之。時。言。在。此。卷。二。十。一。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
之。權。而。能。壯。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
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
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
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
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
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
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
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

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
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
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
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
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
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
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表。為崔敗則為何竇。
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
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
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

謂大臣矣

大臣之於小人。上則化而用之。次則乘其機而決之。若兩者不能。惟逞其憤而出於一擊。則危而已矣。公有見於此。而極言之。然以義正君處。尚未透說。留下篇地步也。即下篇亦只說得無害於國。而大臣本領。全未見及。是學問經術。猶有欠闕處在。

大臣論下

承上篇而來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即上篇漢唐宦官之屬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經濟兼權在內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
 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

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申言破小人急之
之文
 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
 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
 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
申言固君子之交
 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
 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
 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
 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
 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始之九五。以杞包瓜。言時當含章。則包之也。夫之九五。莫陸夫夫。言時當揚庭。則決之也。而不可如九三之壯於頄。有剛見面目之象。惟君子之交。相為固結。得五陽。決去一陰之義。則功無不成。而利有攸往矣。論中殊得此意。而深交無為四字。尤為緊要。蓋深交則君子不孤。無為則小人不疑忌也。上篇議論得此。乃有歸宿。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

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
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
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
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
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
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
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
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二語作主文勢如川雲嶺

月其出不窮。○以長公之高才。歐文忠之巨眼。而
闡中遇合之文。圓熟流美如是。宜後世墨卷不矜
高格也。為之三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既醉備五福論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同樂是彊能行之
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
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
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為當然者何也。天下
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中同樂比覆我也。貧賤勞苦者。
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
為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中同勞
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為
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

唐宋八家文詩集卷二十

而民猶以為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與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

高明之行昭明

以為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為當然也。夫詩者，不可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

昔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矐矐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收。到。同。樂。備福由於備德。意已疏明。下就詩推開。憑空發說。詩之旨。然唐以後得此意者。尠矣。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挾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敗夫敗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
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
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
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推湯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
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
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不以為事。而限其素。心不實。伊尹看得道義精。故祿之以天下。弗受而行。放太甲於桐宮之事。眾人弗疑。惟其天下不足以動之也。此蘇論之極平正通達者。其才在辦大事。而其本由於立大節。論伊尹公亦自抒其志概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_{一語}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有_{喝破}如東遷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語林卷之二十一
疏

唐。文。勝。入。每。在。引。喻。明。正。意。不。煩。言。而。自。透。矣。
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
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
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
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遂。水。草。而。居。豈。所。難
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
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
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官。室。盡。為。灰
燼。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唐。其。失。必。還。他。所。以。得。處。一。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雜。援。古。事。近。於。碎。矣。而。條。理。故。自。秩。然。此。不。拘。法。
而。法。自。生。者。宋。高。南。渡。若。豫。知。之。長。公。之。識。豈。近。
於。文。人。游。談。者。耶。○。題。云。某。人。論。乃。應。舉。時。所。擬。
論。也。題。云。論。某。人。乃。志。林。中。文。字。所。謂。海。外。文。也。

今便學者誦習不必更分以時代先後為次

唐書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經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謀之二世欲。」

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相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
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
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
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
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
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
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
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
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
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
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
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
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
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始皇孝宣只及二人此連類及之撮事之相近者
論之也中間草蛇灰線不拘法而能化於法

論之山中開草於天職不昧而論外然
人始皇也宜只又二人此豈應及之點事之味
此始論善其更對之我者何以望
聖者李汝收心何五山之五人其前變斷
承承不人堪狀不秋其心也夫吾前史對
世也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
單於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
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
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
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
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
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

何之曰將以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蘇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亡。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

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為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襄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

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以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為不仁之案見忍於夫而不忍於小無非於既敗之餘欲盜仁人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穀梁氏果為其所欺也得此論破之快甚後胡氏作傳俱本此義○前此已有執滕子嬰齊亦不仁之一但未若用鄆子之甚耳

范文子論

鄆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鄆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

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入。惡。空。而。起。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

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連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盖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夫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號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

唐書卷八十八 李義深傳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
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
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
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
遠矣。

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
一言足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
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無故而有功。則必驕。而致亂。此外寧必有內憂。一言足為千古之龜鑑也。同一事而備論之。層層拓開。忽然收轉。作論須得此能放能收之法。

